

鸡蛋轶事

□缪建红

“立夏胸挂蛋，吃了不疰夏。”

儿时盼着立夏并想吃煮鸡蛋的感觉，对于“奔六”途中的我有些遥远了，但一想起来仍是那么亲切。

往年“五一”期间，十多位在外工作生活的家人都会不约而同赶回如皋乡下老家，老宅畅叙，大快朵颐、其乐融融。

今年疫情吃紧，我和妻子在“五一”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傍晚，赶回老家探望独自留守的娘娘，陪今年82岁的她一起吃吃饭、聊聊天，顺便帮她备些常用药和食品。由于我要赶回参加一个紧急会议，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返程。孰料刚到南通不久，娘娘就打来电话，说细舅舅送来一盒鸡蛋，估摸有百十来个，还有六个大鹅蛋。

这位细舅舅是耄耋老母的堂弟，今年72岁了。长姐为母，长兄为父。母亲对她这位小堂弟也一直格外关照。记得我们孩提时候，母亲曾郑重请托本村的一位老木匠收小堂弟为徒。这次，细舅舅开电瓶车跑了二十多里来送蛋。孰料，他的堂姐即我的老母亲，春节过后就随我哥嫂去了上海，一直住在她孙女家。细舅舅送鸡蛋一事，倒让我浮想联翩起来……

乡村“硬通货”

20世纪60年代，在如皋西部高沙土地区，无论是鸡，还是鸡蛋，都是稀罕宝贝。当时，每户一般只能养两三只鸡，最多不超过十只，不然没那么多草料和粮食投喂；如果养多了，也容易被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

鸡蛋，一般社员都舍不得吃，等攒起一些来，卖到大队“双代店”（当时基层供销合作社委托村或农户开办的商店），才可以称盐、打酱油或火油（即煤油，点灯照明用），买些其他日用品；也可以等走村串户的货郎担子来了，换些针头线脑的稀罕玩意儿。当然，一个鸡蛋也可换上一大块敲砧糖（麦芽糖），让馋嘴的小孩乐个一整天。一句话，鸡蛋是硬通货，鸡就更为宝贝了。

顺手牵“鸡”

记得我五六岁时，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，酷暑难耐，忽然一阵狂风大作，乌云密布，有人喊了一嗓子“下雨喽”……大人们纷纷连奔带跑，赶往生产队晒场去“抢场”：人们纷纷随手拿起各种农具，迅速将摊晒的粮食集中堆成堆，用麦秸蓬头（当时一种用麦秸、草绳等编制成的雨具）盖上。转眼间，滂沱暴雨、倾盆而至……

雨住天晴，暑意全无，空气凉爽清新。大人们早已纷纷散去，我跟一同打猪草的小伙伴还沉浸在刚才大人们“抢场”场景的欢乐中。忽然，数声轻微的鸡鸣，引起了我俩的注意，掀起“蓬头”一角，两只母鸡静静地窝着……我和小伙伴面面相觑了片刻。记不得是谁先提议“各捉一只带回家，可以下蛋，也可以杀了美美吃一顿。”

懵懂的我提着重重的篮子回到家，惴惴地跟母亲说了这只鸡的来历。母亲听完后什么也没说，抱起这只鸡便出门，挨家挨户去打听这鸡的主人……

顺手牵回一只鸡，母亲再没提起过这件事儿，但我一直印象深刻。

“抗震”三件套

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，各地防震的形势一下紧张起来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流传一种说法：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要为孙辈们预备“抗震神器”三件套。

其一，白玻璃盐水瓶一只。大人用棉线蘸煤油，绕盐水瓶底部数圈，点燃充分

芬芳
一叶

燃烧后，快速淬入冷水中，瓶底掉落，一个完美的玻璃罩就有了。再配上托底和小煤油灯，铅丝捆扎固定，一个土法的马灯就制成了，小煤油灯的火苗无惧风雨，遇上地震照明也不成问题。

其二，炮仗一桶。炮仗即鞭炮，可在地震的极端情况下，用作“狼烟”，作为求救信号。趁大人不在时，我偷偷燃放了一只，左手握持炮仗底部，炸响之后手掌乌黑、半身麻木，险些酿成大祸。

其三，煮鸡蛋九个。据说，当时煮鸡蛋也和其他干粮一样，是预备在地震后度饥荒用的。相传当时就有小孩，当抗震紧急演练时，没想到害怕，没有赶紧逃跑，反而扯着母亲的衣角：地震了，快拿干粮吃……当时，鸡蛋真是奢侈品，外婆送了九个煮鸡蛋，我分得了三个。

外婆离开我们已30多年了，她老人家送给我们的煮鸡蛋，滋味令人念念不忘。

“奖品”

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，属于“长在红旗下”的一代。小学时是“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”，农村学校不仅有寒暑假，而且还会根据农时需要，安排次数不定、长短不限的“（农）忙假”，虽然年龄较小，但也直接参与拾棉花、拾麦穗、打猪草等辅助性农业劳动。总体而言，那时候大多数人对文化学习不太重视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在周边小学担任算术老师，母亲是乡间远近有名的裁缝，每天抬着缝纫机为乡亲邻里缝制衣服，两人早出晚归。父亲的亲妹妹——我的娘娘，因腿疾留在家中，就一直帮衬着我们全家，照顾着我们几个兄妹的日常起居。

我上的初中，由原来的二年制改为三年制，随后农中（“农业中学”简称）停止计划招生。我们初二结束，前一批未考上正规高中的学生，其中不乏基础较好、天资聪慧，而高中招考中失常的翘楚，都平行并入和我们班同上初中三年级，因而对我们增加了学习的动力和考高中的压力。有一次，娘娘对我说：“如果你初三能考总分第一名，我给你煮七个鸡蛋。”

一次，我真考了个年级总分第一。娘娘真给我煮了七个鸡蛋。

“处方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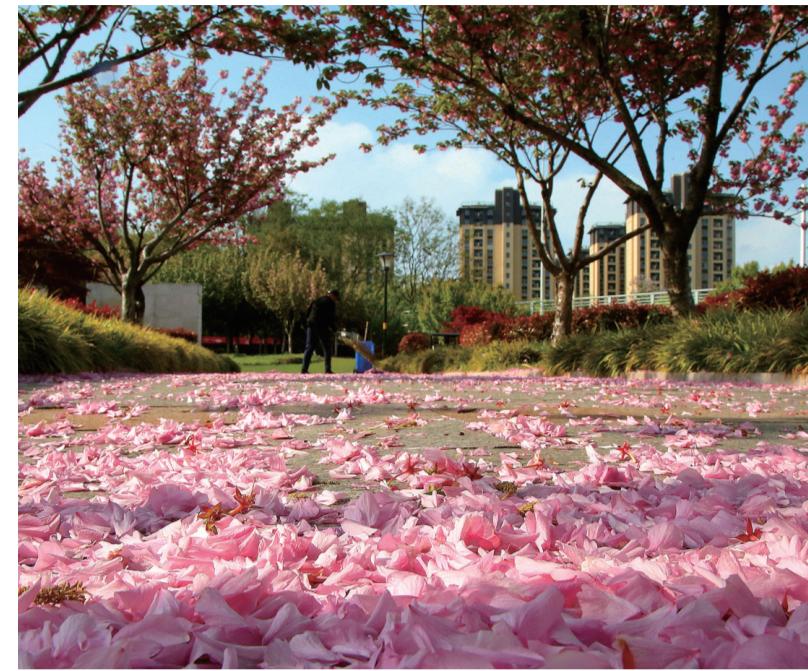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离开我们快五年了，他罹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。我们起先未能觉察，仅视作一般老年退行性病变。后来症状逐步明显，我们做子女的就到处寻觅良医。

后来，经一位朋友引荐，我陪病重的父亲前往市区城山路一个小区，找通大附院一位退休十多年的顾主任医师。顾主任七十出头，戴一副眼镜，精神矍铄、恬静温和，她的家可谓窗明几净、一尘不染。

顾主任总是心境平和，拿个橡胶榔头，在我父亲膝盖等处敲击几下，用听诊器在父亲的胸部仔细地听听，然后认真进行诊断分析，随后开出处方，交代病情现状、后续可能症状，以及用药、护理等方面注意事项，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总是耐心解答。

药补不如食补。我想尽尽孝心，就向顾主任咨询该给父亲吃哪些营养品。顾主任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：最好的恐怕还是炖鸡蛋羹，方便食用。她说，一只鸡蛋都能萌生出一只生命的小鸡，营养足够丰富均衡，而且吸收率可以达到近乎百分之百。

鸡蛋，是顾主任开出的一剂食疗处方。对父亲来说，也是最好的处方。



落英缤纷 李斌

一九一五年的悲伤

□梅三

父亲去过新疆，路过戈壁大沙漠，内心感慨万千，特别想作首诗，一句也没能憋出来，诗与他隔着一层文化的膜。

有生之年，他做过一件好文化的事情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城乡的差距，不仅是婚嫁上的不互通，还包括文化上分明的隔阂。一个乡下人家要想沾上点文化气息，那是耕种千年 的老农和康乃馨的距离。打书橱，找的是村里最好的木匠，常年在村子里打家具的木匠，竟没见过真正的书橱，他依着父亲的描述，打了一张碗橱架子，上面两门是玻璃的，搁进去几本书，便是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”。

在父亲眼中，书橱的存在，大概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，我们家从此在父亲的心里，便有点与众不同了。父亲并没多少藏书，全家寻觅过后，仅有的书也摆不满上面的两格。父亲去世了，家里重新装修，那张书橱便寿终正寝。

是的，像父亲和他的书橱一样，消失是一切存在过的事物的必然归宿。据说，早些年，我们家也是有家谱的，大概是破四旧时自觉烧了，所以想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已经没机会了。

前些天，我路过一条老街，很惊讶于它原有的规模，便想查查它的历史，从几年前县政协编的《如东地名掌故》寻得一点，但所获不多，便想起街东头苍松翠柏下肃穆的烈士陵园。在楼下附房里翻寻关于如东的书，竟找到一本《如东革命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）。如此亲切的书名，突然让我想起，它是父亲的遗物，来自父亲的书橱。

翻开泛黄的书页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读到这样的内容：“若遇灾荒，田禾失收，加上地主、奸商乘机囤积居奇，外运粮食，牟取暴利，当地便米珠薪桂，民不聊生。一般耕农及市镇平民就要靠借债、清会、当物等艰难度日，而众多的佃农及贫雇农则无以为生，或卖儿卖女、或逃荒乞讨，苦不堪

灯下
漫笔

言。1915年秋，掘港地区风雨成灾，海潮肆虐，粮棉鱼盐四项皆空，1916年便大闹春荒，许多贫民流为饿殍。掘港郊区有一寡妇无法生活，忍痛将自己的九岁女孩卖掉，得洋三角，而当时一瓶颐生酒（江苏海门生产的一种名酒）的价格即为二角四分，一个女孩的身价还抵不上两瓶颐生酒。当时，如皋东乡各地农民迫于贫困而悬梁自尽者、饥饿过度而倒毙途中者，屡见不鲜。……”顿觉，一九一五这几个字，离我好近，我和那个时代的人，一起生活过，我的奶奶出生于1914年。那一刻，泪水刷刷地就掉了下来，湿了书页。是的，1915年，一百多年前，这片土地上呈现的人间悲苦，其惨状，顿时浮现眼前，哀伤瞬时穿过书页刺痛我。父辈无法回答我的问题，现在都在这里。谁让我做了母亲呢？见不得卖儿卖女、见不得春荒饿殍、见不得悬梁自尽、见不得倒毙途中……

穿过书林，有时停留片刻，有时一晃而过，到今昔我才清楚，由父辈而起的文化幻梦，到我这里可以将书视为一个世界，原来还只是一个过程，这过程是为了让我与生命中真正的书碰上，让我拥有阅读它的能力。这样貌似不起眼的一本书，却成了帮助我通往来路的书，这条路，又岂是我一个人的？那些炮声、枪声、风雨雷鸣声都在其中。

是的，同样一本书，不同的人认知是不一样的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环境下认知度，感觉都会不一样，而真正听懂的，又有几人？

今天我找到它，是出于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并穿过张謇的足迹，以及我走访的那条叫做大同的老街。它的名字，据说是从大豫垦牧公司和同业垦牧公司各取一字来，在此之前，路过那个地方的人，或许也如《百年孤独》中说多年以前的马孔多一样“是个二十多户人家的村落，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，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……”